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文 良 译

Crime and Punishment

罪与罚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文 良 译

Crime and Punishment 

罪与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与罚/(俄)陀思妥耶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著;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苏俄. 1/文良 主编)

ISBN 978-7-204-09385-4

I. 罪… II. ①陀… ②文…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3192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罪与罚(上、下)

作 者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文 良

责任编辑 段秋艳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0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385-4/I·1901

定 价 57.60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8
第四章	42
第五章	56
第六章	68
第七章	81

第二部

第一章	94
第二章	115
第三章	128
第四章	145
第五章	158

第六章	172
第七章	197

第三部

第一章	218
第二章	234
第三章	248
第四章	264
第五章	279
第六章	302

第一部

第一章

刚刚进入七月，天气酷热难耐，黄昏时分，一个年轻人走出他从 C 胡同二房东那儿租来的一个小房间，缓缓地、踌躇不定地向 K 桥那边走去。

他顺利地避开了在楼梯上遇到他的女房东。他那个小房间，在一幢五层高楼的房顶下边，与其说像个住人的房间，毋宁说更像一只大橱。他从女房东那里租用这个小房间包括供给伙食和女仆侍候。女房东住在楼下的一个单间中，每当他外出时，她的厨房门是一条必经之路，厨房的门朝向楼梯，似乎从来都大开着。每次那个年轻人走过时，便会感到痛苦和害怕，为此他惭愧得紧锁眉头。他欠着女房东很多债，因此害怕见到她。

这并非由于他已经习惯了胆怯，甚至截然不同；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便处于激动不安的状态，好像犯了多疑症。他经常陷入深思之中，过着离群索居的日子，不但不敢见女房东，甚至谁都不敢见。贫穷把他压垮了，但最近，甚至困境也不再使他苦恼了。他已经不去做他平时必须做的事，也不想去做那些事了。其实，他根本不怕女房东，不管她怎么打算和他

过不去。然而，与其被堵在楼梯上听那和他无关的琐碎的废话，让她纠缠不休地讨债，威胁，抱怨，自己还得想办法敷衍一番，道歉，撒谎，那最好还是像只猫一样悄悄地溜到楼下，别让人家看到。

可是，这次到了外面以后，他那怕和女债主相遇的恐惧感，令他自己都觉得惊讶。

“我这是要去做什么事呀，没想到对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却怕成这样！”他心想，怪笑一声。“哼……是的……人能战胜一切，不过，如果胆怯的话，就没什么出息……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想知道，人最怕什么？他们最怕迈出新的一步，说出自己的新想法……但我空话说得够多了。正由于我只知道说空话，我才无所事事。可是，或许，正由于我无所事事，因此我才经常说空话。最近这一个月，我已经习惯说空话了，连着很多天躺在角落里，想……想入非非。我此刻去那里干什么？我能不能做那件事呢？莫非这是真的？当然不是真的。这只是白日做梦，自欺欺人而已；儿戏。对，只是儿戏罢了！”

街上真热，而且很闷，人群拥挤，哪儿都是石灰，脚手架、砖头、尘土与所有的无法租住乡间别墅的彼得堡人都那么熟悉的、夏季特有的臭气——一起袭向这个年轻人，对他原本已失常的神经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从城里这一部分许多小酒馆中发出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臭味，还有尽管在工作时间也会不时碰见的那些醉鬼，使这幅街景又有了一种使人恶心的忧郁色彩。刹那间，在这个年轻人消瘦的面庞上闪过一丝极为反感的表情。顺便说一下，他仪表堂堂，长着一双漂亮的黑眼睛，还有一头深褐色的头发，身材比中等个儿高一些，匀称而漂亮。不过他好像马上陷入了深思之中，说得更确切一些，好像想得出了神。他向前走去，对周围的事物不仅不去注意，甚至不想去理它们。因为他现在已经承认了自己特有的习惯，他经常自言自语。这时

就连他自己都发现他的思想有时乱作一团，身体十分虚弱，这两天，他甚至没吃什么东西。

他衣着破旧，甚至连经常穿褴褛衣衫的人都不好意思白天穿着他这身衣服上街。可是在城市的这个街区，衣着再差也难以让人感到吃惊。由于这儿离干草广场不远，茶坊酒肆比比皆是，聚集在彼得堡靠近中心区这些街巷里的，大多数是手工业工匠和工人，因此人群杂乱，能看见形形色色的人，看见一种人而惊讶，反而被视为怪事。但由于这个年轻人心中郁积了那么多愤懑和蔑视的情绪，因此虽然他有时候也像年轻人那样害怕别人议论，可是他在大街上毫不在乎自己的破衣烂衫。当然，在他碰到熟人和以前的同学时，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从来不愿意见他们……可是就在这时，一个醉鬼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坐在一辆由一匹骏马拉的大车上不知被送到哪儿去，当他经过的时候，忽然朝他大吼一声：“哎，你这个戴德国帽子的！”他指了指他，高声喝道——此时，年轻人忽然停了下来，连忙拿起自己的帽子。这是由齐梅尔曼帽店买的一顶圆形高筒帽，已经破烂不堪，由于时间太长而褪了色，上边满是破洞与污迹，就连帽檐都没有，歪歪扭扭地朝一边弯去，极为难看。但他并不觉得惭愧，而完全是另一种感情，甚至有一种恐惧感。

“我早知道了！”他恐慌不安地喃喃自语道，“我早这样考虑过！真不幸！这么一件傻事，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细节，会毁掉整个计划的！对，帽子很惹人注目……由于荒唐，因此才显眼，穿着这身破烂儿，必须配一顶便帽，戴一顶旧扁平帽子也行，但不能戴这种难看的玩意儿。谁也不会戴这样的帽子，这顶帽子，在一俄里之外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且会被记住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怕的就是以后人们会想起它，因为这是一个罪证。干这种事，愈保密愈好。细节，细节最不容忽视！全盘计划经常毁在这些细节上……”

他不用走太远；他甚至对出了他公寓的大门要走多少步都了如指掌。整整七百三十步。一次，他陷入沉思时曾数过。那时他根本不信这些想像，无非是用那种可笑而吸引人的大胆计划来刺激一下自己而已。可是此刻，过了一个月，他已经对这一切另眼相看了，虽然他在独处时讥笑自己的软弱无能和没有勇气与信心，但他已情不自禁地对把这种“可笑的”幻想看作一项正在进行的事情习以为常了，尽管他仍然怀疑自己是否能做到。此刻，他甚至想去对自己所做的这件事进行试探，所以他愈向前走，心里就愈强烈地感到激动不安。

他怀着一颗好像不再跳动的心和一种神经质的颤抖走到一所大房子前，那所房子的一堵墙靠河，一堵墙靠街。里面有很多小套间，住满了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裁缝、钳工、厨娘，各种德国人，妓女和小官吏。人们络绎不绝地从这所房子的两个院子与两扇大门中出入。这所房子中有三四个看院子的。幸运的是，那个年轻人一个都没遇到，他悄悄地从大门中溜了进去，走上右边的一座楼梯。这是一座又黑又窄的“后”楼梯，不过这一切他事先已经暗访过，观察过了，这里的环境令他十分喜欢：这儿是这样黑暗，即便和好奇的目光相遇，也并不危险。

“要是我这时就怕成这样，那当我真要去做那件事时，又会怎么样呢？”他来到四楼时，心里不禁想道。在这儿，他被几个改为搬运伙计的退伍士兵拦住了去路，他们正由一个套间中往外搬家具。过去他就知道，一个有家室的德国人住在那个套间中，是个官吏。“也许这个德国人想搬家，这就是说，在四楼，在这座楼梯和这个楼梯口上，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只有老太婆住在房间里了。好极了……万一……”他继续想道，一边拉了拉那个老太婆住房的门铃。门铃发出一阵轻微的叮零声，这个门铃似乎是用白铁做的，而并非用铜做的。在这种楼房的这种小住房中，门铃几乎都是这样的。他已忘记这

个门铃是什么声音了，此刻这种与众不同的叮零声好像又让他记起了什么，使这件事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眼前……他不觉打了个冷战，这次，他的神经真是太衰弱了。稍过了片刻，门打开了一道小缝：女主人以毫不信任的目光由门缝中仔细打量来人，只能看到她那双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小眼睛。但是，当她看到楼梯口有许多人时，便鼓起勇气，将门完全打开了。接着，年轻人跨过门坎，进入了漆黑的走廊，那道走廊是与后边的一个小厨房隔开的。老太婆默不作声地站在他跟前，用疑虑的目光注视着他。这是一个又矮又瘦的老太婆，六十多岁，一双锐利而凶恶的眼睛与一个尖尖的小鼻子，头上没戴头巾。她那双鬓微斑的浅黄色头发上涂了很厚的一层发油。像鸡腿一样细长的脖子上缠着一条破烂不堪的法兰绒围巾，尽管天气炎热，肩上仍然披着一件皮上衣，那件上衣已十分破旧，由于时间太长而发黄。老太婆不停地咳嗽与呻吟。年轻人一定是用一种奇特的目光看了看她，由于她眼中又忽然露出了方才那种怀疑的神色。

“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前来过这里。”年轻人连忙含糊其词地说道，并且稍微欠了欠身，由于他忽然想起应当有礼貌。

“我记得，先生，我记得清清楚楚，您曾经来过。”老太婆说，她吐字十分清晰，可是仍然带着疑虑的目光看着他的脸。

“是这样的……还是为那件事……”拉斯科利尼科夫又说，老太婆的怀疑令他有点儿困窘，而且颇感诧异。“可能她一向都这样，那次只是我没发现！”他不高兴地想。

老太婆很长时间没说话，仿佛在思考，接着退向一边，指了指通向房间的门，请客人在前边走，说：

“请进，先生。”

年轻人进入一个小房间，里面糊着黄色壁纸，窗台上有一盆天竺葵，挂

着薄纱窗帘。此时，房间正被落日的余晖照得一片明亮。

“当时，太阳也许正像这样照着吧！……”这个想法好像不经意间出现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脑子里。他向房间里的东西立即扫了一眼，想尽量看清房间的布局，并记住。但房间中没有任何特殊的東西，都是破旧的、黄木做的家具：一张带着很大的弯木靠背的长沙发，沙发前边是一张椭圆形桌子，两扇窗子之间摆着一张有镜子的梳妆台，墙边有几把椅子，还有几幅镶在黄色的镜框中毫无价值的画，画着几位手抓小鸟的德国小姐——这便是所有的家具。角落里，在一幅小神像前点着一盏神灯。到处都非常干净；家具与地板都擦得发亮。一切都闪闪发光。

“这都是莉扎薇塔做的。”年轻人心想。整个房间中一尘不染。

“所有残暴的老寡妇房间中都这样整洁。”拉斯科利尼科夫心中又想道，他好奇地看了一眼通向另一个小房间门上的印花布门帘，那个小房间里有老太婆的床与一个抽屉柜，他还从未看过这个小房间呢。这两个房间就是她的整个套间。

“您有什么事吗？”老太婆走进来严厉地问，她依然站在他跟前，看着他的脸。

“我拿来一个抵押品，瞧，就是它！”他从衣兜中取出一块扁平的旧银表。表后边刻着一个地球。表链是钢做的。

“您上次抵押的东西已到期了。一个月期限前天就已经满了。”

“我再交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宽限一下。”

“先生，要宽限，还是立即卖掉您的东西，全都由我做主。”

“这表可以当一些钱吧，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您总是带这种便宜货，先生，这差不多一钱不值。上次您带来一枚戒指，我给您两张钞票，但花一个半卢布就能在首饰店买到一枚新的。”

“请给我四个卢布吧，这是我父亲的表，我一定会把它赎走。很快我就会有一笔钱了。”

“如果您同意，一个半卢布，先付利息。”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喊道。

“随便您，”老太婆将表递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气得正想走，不过立刻又改变了想法。他想到自己无处可去，况且他来这里还有其它目的。

“给钱吧。”他瓮声瓮气地说。

老太婆将手伸入衣兜去掏钥匙，接着走到门帘后边的另一个房间里。年轻人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一边好奇地侧耳聆听，一边暗自思忖。可以听到她正在开抽屉柜。

“一定是上边的一个抽屉。”他心想，“钥匙放在她右边的衣兜中……串在一块儿，都在那个钢圈上……那把最大的就是，等于其它钥匙的三倍，有许多锯齿。这肯定不是开抽屉柜的钥匙，也许还有一个首饰盒或者小箱子……这必须弄清楚。小箱子都用那种钥匙……不过，这是多么无耻呀……”

老太婆回来了。

“给钱，先生，一卢布，一个月的利息是十戈比，一个半卢布，我要先扣十五戈比利息。不过您在此之前借了两个卢布，同样按这个利息来算，您应该先付二十戈比。加起来总共是三十五戈比。因此您此刻当一块表可得一卢布十五戈比。给，拿去吧。”

“什么！已经只剩下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是的。”

年轻人不再争辩，接过了钱。他看了看老太婆，但并不急于离开，似乎想说什么，或还想做什么，可是又仿佛不知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一两天之后，或许我还会带一样东西来……银

制的……精致的……烟盒，当我从朋友那里拿来之后……”他窘得停下了。

“到时候再说吧，先生。”

“再见……您经常自己在家吗？您妹妹不在？”他到了走廊以后，尽量随便地问。

“先生，您是不是找她有事？”

“没事。我只是问一下而已。您很快就……再见，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拉斯科利尼科夫心慌意乱地离开了。这种不安的情绪愈来愈强烈。下楼梯的时候，他甚至停下来几次，好像有什么事情忽然让他感到震惊。他到了大街上，激动地喊道：“哦，上帝！这真令人厌恶！难道，难道我……不，真是无稽之谈！这是多么荒谬！”他果断地补充了几句，“莫非这种恶念能钻入我的头脑中？但我竟然会想到这么卑鄙的事！关键是：龌龊、卑鄙、恶劣、恶劣！……而我这个月都在……”但是，他既难以用语言，也无法用感叹来描述自己的激动。在到老太婆家去的途中就让他感到压抑与不安的那种极其厌恶的心情，此时已经达到这种程度，变得这么明显，致使他几乎不知怎么摆脱痛苦。他像个醉鬼一样走在人行道上，他甚至没感觉到自己撞在别人身上，走到下一条大街时，他终于醒过神来。他向四周看去，发觉自己所站的地方就在小酒馆附近，要想进酒馆，就得由人行道上沿阶梯下去，进入地下室。就在这时，有两个醉鬼出了门，他们相互搀着，骂骂咧咧地走到了街上。拉斯科利尼科夫没多想，就立即朝下走去。他从没到酒店里去过的，但此刻他感到头晕目眩，并且渴得厉害。他打算喝点儿冰镇的啤酒，由于他觉得自己忽然感到虚弱都是因为饥饿。他走到一个黑洞洞、脏乎乎的角落里，坐在了一个发黏的小桌前，叫了瓶啤酒，贪婪地喝光了第一杯。他立即感到一身轻松，也有了一个明确的思路。

“这尽是胡说八道，”他充满希望地说，“有什么可害怕的！这只是身体不舒服而已！只要喝一杯啤酒，吃一小块干面包，头脑立即就会变得清醒，思路就会清晰，意志也就坚定了！呸！这根本不值一提……”

不过，虽然持着这种鄙夷不屑的态度，他此刻看起来已经非常愉快了，如释重负一般。他友善地看了看身边的人。可就算这时，他也隐隐地感觉，他这种变好的心情也是病态的。

此时，小酒馆中的人已经很少了。除去他在阶梯上碰见的那两个醉鬼之外，一大群人——五个男人和一个姑娘，带着手风琴吵吵嚷嚷地紧跟着离开了。他们走了之后，这儿就变得安静、空荡了。还有一个小市民模样的人，正在那里喝啤酒，醉意朦胧；另一个是他伙伴，魁梧健壮，长着一部灰白的胡子，穿着腰部有褶皱的短外套，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正躺在长凳上打瞌睡，偶尔，他突然半睡半醒地伸开双臂，将手弹得啪啪直响，上身不时地动一下，可是并没有从凳子上站起来，而且哼唱着一支胡说八道的曲子。

要么忽然醒来，继续唱起来。

可是无人与他共享幸福。他那个寡言少语的朋友对他的这种发作甚至持敌对、不信任的态度。那儿还有个人，看起来，像个退職的官吏。他独自坐在那儿，面前摆着个小酒器，他不时地喝一口，朝四周观望。他仿佛也有点儿不安。

第二章

拉斯科利尼科夫不习惯与人交往，上边已经提到过，他总是逃避一切交往，尤其是近来一段时间。不过此刻，不知什么东西突然正驱使他与人交往。他心中好像有一种全新的变化，而且希望有人与他交往。这个月来，他的烦恼憋在心里，心情烦闷而激动，终于将他搞得如此疲倦，他渴望去另一个环境中透透气，即使一分钟也行，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即便那儿肮脏不堪，他这时还是很愿意呆在这个小酒馆中的。

酒馆的老板在另一个房间中，不过他经常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下台阶，进入正堂，而每一次都先让人们看到一双精致的、擦了鞋油的、带红色大翻口的皮靴。他穿着一件腰部有褶的长外衣与一件油迹斑驳的黑缎背心，没系领带，脸上好像涂了厚厚的一层油，就像一把铁锁一样。柜台后边有个大约十四五岁的小伙计，另一个稍小一点儿的男孩儿在照应顾客，将客人要的东西送去。柜台上有一些黄瓜片、黑面包干和一块块鱼；这些东西都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屋里热得让人无法忍受，这儿酒气熏天，好像在这种空气中不消五分钟，人就会酩酊大醉。

有时，我们会碰见一些陌生人，虽然素不相识，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看到第一眼就忽然对他们产生了兴趣。那个坐在距拉斯科利尼科夫稍微远一点儿，看起来像个退職官吏的顾客，就使拉斯科利尼科夫产生了这种印象。

后来这个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回想这第一次的印象，几乎认为它是一种预感。他之所以再三打量那位官吏，还因为那位官吏也在紧紧地盯着他，明明是想和他搭话。这位官吏对呆在酒店中的另外一些人，包括老板，好像已经看厌了，甚至觉得无聊，并且他对那些人持有一种高傲的蔑视态度，似乎他们的身份都不如他高贵，也不如他有知识，所以和他们无话可谈。这个人年过半百，个子适中，身体健壮，头发花白，已经谢顶，一张脸因为常常酗酒而浮肿、黄中带绿，眼皮肿胀，两个细缝一样兴奋、稍红的小眼睛在眼睛后边发光。但他身上出现了某种十分古怪的现象；他的目光中甚至好像露出一一种兴高采烈的神色，或许还带有理性与智慧，不过同时又仿佛隐约显出疯狂的神态。他身穿一件褴褛不堪的黑色旧燕尾服，纽扣差不多已经掉光了，只有一颗还勉强连在那儿，他系上这个纽扣，很明显是希望体面一点儿。皱巴巴、污迹斑斑的胸衣由他那件土黄色布背心中露出来。他的脸也像官吏一样，没留胡子，不过看样子已经刮了很长时间，因此现在下巴上又长出了浓密的青灰胡子茬儿。在行为举止上，他也确实带点儿官吏的气派。但他又流露出不安的神情，将头发弄得乱七八糟，有时候郁闷地把头埋在手里，将套在两个破袖子中的臂肘支在洒满酒的黏糊糊的桌子上。最后，他直视着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声坚决地说：

“先生，恕我冒昧，不知我是否可以和您聊聊天？因为尽管您没有考究的衣服，可是凭我的经验能够看出，您是个知识分子，并且很少喝酒。我向来都很尊重有真诚的感情又受过教育的人，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个九等文官。我姓马美拉多夫，九等文官。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不是在机关工作？”

“不，我还在念书……”年轻人答道。那个人矫揉造作的言谈与直率地和他搭话的方式令他有点儿惊讶。虽然刚才他有一会儿渴望与人交往，但这

时真有人先和他说话了，他又忽然像平时一样感到厌恶和愤怒：他平时对所有接近他或想接近他的陌生人都很反感。

“一个大学生啊，或以前是个大学生，”那个官吏高声喊道，“像我所想的一样！我经验丰富，先生，屡试不爽的经验！”他将一个手指头按到前额上，自我吹嘘，“以前是大学生，或研究过学问！请允许我……”他摇晃着欠起身，端着他的酒器与酒杯，来到年轻人身边坐下，脸有点儿斜对着他。他醉了，不过说话没完没了，仍然非常健谈，不过有时有点儿吱吱唔唔和啰哩啰唆。他几乎有点儿急切地抓住拉斯科利尼科夫，似乎他足足一个月没和人说过话了。

“先生，”他严肃地说，“贫困不是罪恶，这话有道理。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话更有道理。可是，先生，赤贫却是罪恶。贫困时，您还可以保持您与生俱有的高尚品德，一旦一贫如洗，您就什么也做不到了——没有人能做到！一个一无所有的人，甚至不是被别人拿棍子由人类社会赶走，而是被人拿扫帚清扫出去，为了让他受到更大的侮辱。这么做没错，由于在赤贫的情况下，我自己便首先凌辱我自己。所以我才进入酒馆！先生，一个月前，列别贾特尼科夫先生将我太太毒打了一顿。我太太可不像我！您理解我的话吗？请允许我问您一件事，完全是出于好奇：您有没有在涅瓦河上，在运送干草的驳船上过夜？”

“没有，从来没有，”拉斯科利尼科夫答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瞒您说，我就是从那里来的，已经是第五个晚上了。”他倒了一杯酒，一口气喝干了，接着陷入了深思之中。真的，他的衣服和头发里粘着一些草屑。也许他已经五天没脱衣服、没洗脸了。尤其是他那双手脏乎乎的，又红又胖，指甲里满是黑泥。

他的话似乎引起了人们的留意，尽管这种留意没精打采。柜台后边的小